

# 周作人评说 80 年

程光炜 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周作人评说 80 年 / 程光炜编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1999

ISBN 7-80120-382-8

I. 周… II. 程… III. 周作人 (1885~1967) — 研究 — 文集  
IV. K825.6 —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3060 号

**●周作人评说 80 年**

编 者 / 程光炜

责任编辑 / 李建永

装帧设计 / 李志国

责任校对 / 雷一平、志刚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永生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/ 23.5 字数 / 540 千

版 次 /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6000 册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

ISBN 7-80120-382-8/K·85 定价: 36.00 元

# 目 录

## 上编 (1919—1949)

### 在两代人中间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妄评一二 .....        | 郁达夫 ( 2 )  |
| 致周作人、钱玄同诸君信 ..... | 陈独秀 ( 5 )  |
| 再致周作人先生信 .....    | 陈独秀 ( 6 )  |
| 致二弟 .....         | 鲁 迅 ( 8 )  |
| 致周作人信及日记 .....    | 胡 适 ( 24 ) |
| 致周作人的信札 .....     | 郁达夫 ( 32 ) |
| 翻译文学书的讨论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 ——复周作人 .....      | 沈雁冰 ( 38 ) |
| 致周作人 .....        | 蒋光赤 ( 41 ) |

### 两个鬼的文章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知堂先生 .....    | 废 名 ( 43 ) |
| 关于派别 .....    | 废 名 ( 47 ) |
| 雨天的书 .....    | 朱光潜 ( 60 ) |
| 周作人先生研究 ..... | 苏雪林 ( 64 ) |
| 周作人小品序 .....  | 阿 英 ( 82 ) |
| 闲适的试验 .....   | 周木斋 ( 85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 .....  | 曹聚仁 (88)  |
| 夜读抄 .....        | 曹聚仁 (90)  |
| 苦茶 .....         | 曹聚仁 (94)  |
| 周作人先生 .....      | 康嗣群 (96)  |
| 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 ..... | 中书君 (102) |
| 《周作人散文钞》序 .....  | 章锡琛 (107) |

##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粉刷毛厕 .....            | 西 滢 (110) |
| 多数与少数 .....           | 西 滢 (112) |
| 利害 .....              | 西 滢 (114) |
| 剽窃与抄袭 .....           | 西 滢 (116) |
| “报娘恩” .....           | 西 滢 (121) |
| “非利士第恩” .....         | 西 滢 (122) |
| “一天星斗” .....          | 西 滢 (125) |
| 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 ..... | 志 摩 (127) |
| 结束闲话，结束废话！ .....      | 志 摩 (131) |
| 致鲁迅、周作人、陈源 .....      | 胡 适 (133) |
| 隐士 .....              | 长 庚 (136) |
| 致曹聚仁 .....            | 鲁 迅 (138) |
| 致杨霁云 .....            | 鲁 迅 (139) |
| 关于周作人先生 .....         | 徐懋庸 (141) |
| 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 .....      | 蔡元培 (145) |
| 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（二律） .....   | 蔡元培 (146) |
| 和苦茶先生打油诗（外一首） .....   | 胡 适 (147) |

## 走向深渊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国难声中怀知堂 .....    | 郭沫若 (149) |
|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..... | 胡适 (151)  |
| 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..... | 茅盾等 (152) |
| 忏悔吧，周作人 .....    | 艾青 (154)  |
| 谈士节兼论周作人 .....   | 冯雪峰 (156) |
| 记周氏兄弟 .....      | 林语堂 (164) |

## 下编 (1950—1999)

### 在回忆中叙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忆周作人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梁实秋 (170)     |
| 关于周作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唐弢 (175)      |
| 忆知堂老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任访秋 (187)     |
| 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 .....                | 李霖野 (193)     |
| 谈谈周作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俞芳 (197)      |
| 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 .....         | 许宝騄 (208)     |
| 关于周作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常风 (213)      |
| 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 .....            | 王定南 (221)     |
| 王定南访问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丛培香 徐广琴 (224) |
| 周作人二三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叶淑穗 (228)     |
| 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<br>——他与李大钊的一家 ..... | 贾芝 (232)      |
| 我认识的周作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佟韦 (241)      |
| 晚年的周作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文洁若 (250)     |

## 存在的缺席

- 周作人的是非功罪应该研究 ..... 舒 芜 (273)
- 历史本来是清楚的
- 周作人出任“华北教育督办”伪职的问题  
..... 舒 芜 (279)
- 周作人是三十年代右翼文坛的首领吗？
- 试与舒芜先生商榷 ..... 倪墨炎 (306)
- 周作人的末路 ..... 牧 惠 (311)
- 漫评周作人的“不辩解”主义
- 读《知堂回想录》 ..... 谢 猷 (314)
- 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 ..... 袁良骏 (319)
- 略释周作人失节之“谜” ..... 曾镇南 (325)
- 期待着认真的学术论争
- 从周作人附逆之“谜”的论争说开去 ... 曾镇南 (332)
-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 ..... 黄开发 (346)

## 研究的视野 (一)

- 《周作人年谱》序 ..... 李何林 (353)
- 周作人谈汤尔和
- 关于周作人的两篇佚文 ..... 姜德明 (356)
- 两个鬼的文章
-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..... 舒 芜 (359)
- 鲁迅、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 ..... 舒 芜 (412)
- 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
- 周作人、鲁迅人生哲学的比较 ..... 钱理群 (457)
-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 ..... 钱理群 (474)

## 周作人与俞平伯、废名

- 师生之间 ..... 钱理群 (500)

## 有缺憾的价值

- 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 ..... 钱理群 (514)

## 东有启明 西有长庚

-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..... 陈漱渝 (526)

- 关于周作人的传记 ..... 陈思和 (543)

## 循环的历史

- 读钱理群著《周作人传》 ..... 汪 晖 (559)

## 研究的视野 (二)

- 周作人“语丝时期”之日本观 ..... 张铁荣 (570)

- 关于《艺术与生活》 ..... 止 庵 (591)

- 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 ..... 黄开发 (599)

- 鲁迅、周作人与柳田国男 ..... [日] 今村与志雄 (611)

## 苦 梦

- 鲁迅、周作人世界之一瞥 ..... 孙 郁 (622)

- 《周作人文类编》弁言 ..... 钟叔河 (637)

- 《关于鲁迅》编后记 ..... 止 庵 (641)

## 荣辱毁誉之间

- 1949 年以前周作人研究述评 ..... 赵京华 (655)

- 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 ..... 黄开发 (669)

- 周作人研究的动向和展望 ..... 张铁荣 (688)

- 周作人研究资料索引 ..... 程光炜辑 (700)

# 在两代人中间

## 妄评一二

郁达夫

鲁迅、周作人在五十几年前，同生在浙江绍兴的一家破落的旧家，同是在穷苦里受了他们的私塾启蒙的教育。20 岁以前，同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学习海军，后来同到日本去留学。到这里为止，两人的经历完全是相同的，而他们的文章倾向，却又何等的不同！

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，能以寸铁杀人，一刀见血。重要之点，抓住了之后，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——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，详细见《两地书》中批评景宋女士《驳复校中当局》一文的语中——次要之点，或者也一样的重要，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，他是一概轻轻放过，由它去而不问的。与此相反，周作人的文体，又来得舒徐自在，信笔所至，初看似乎散漫支离，过于繁琐！但仔细一读，却觉得他的漫谈，句句含有分量，一篇之中，少一句就不对，一句之中，易一字也不可，读完之后，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。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，近几年来，一变而为枯涩苍老，炉火纯青，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。

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，也各有不同的色彩：鲁迅的是辛辣干脆，全近讽刺，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，出诸反语。从前在《语丝》上登的有一篇周作人的《碰伤》，记得当时还有一位青年把

它正看了，写了信去非难过。

其次是两人的思想了：他们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所学的初基，都是一样，故而在思想的大体上根本上，原也有许多类似之点；不过后来的趋向，终因性格环境的不同，分作了两歧。

鲁迅在日本学的是医学，周作人在日本由海军而改习了外国语。他们的笃信科学，赞成进化论，热爱人类，有志改革社会，是弟兄一致的；而所主张的手段，却又各不相同。鲁迅是一味急进，宁为玉碎的，周作人则酷爱和平，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，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（见《新村的理想与实际》等数篇）。

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，行动比鲁迅夷犹，遭了“三·一八”的打击以后，他知道空喊革命，多负牺牲，是无益的，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，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，悠闲地，但也不息地负起了他的使命；他以为思想上的改革，基本的工作当然还是要做的，红的绿的灯光的放送，便是给路人的指示；可是到了夜半清闲，行人稀少的当儿，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色彩，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，装聋做哑，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，倒也是于世无损，于己有益的玩意儿。这一种态度，废名说他有点像陶渊明。可是“陶潜诗喜说荆轲”，他在东篱下采菊的时候，当然也忘不了社会的大事，“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”的气概，还可以在他的作反语用的平淡中想见得到。

鲁迅的性喜疑人——这是他自己说的话——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，故而语多刻薄，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：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，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，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，实在受得太多了，伤弓之鸟惊曲木，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？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，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，可是皮下一层，在那里潮涌发酵的，却正是一腔沸血，一股热情；这一种弦外之音，可以在他的小说，尤其是《两地书》里面，看得出来。我在前面说周作人比他冷静，

这话由不十分深知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看来，或者要起疑问；但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，只是勉强压住，不使透露出来而已；而周作人的理智的固守，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，却是谁也知道的事情。

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，又时时加以灌溉，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；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，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，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，博识致了用。他口口声声在说自己是一个中庸的人，若把中庸当作智慧感情的平衡，立身处世的不苟来解，那或者还可以说得过去；若把中庸当作了普通的说法，以为他是一个善于迎合，庸庸碌碌的人，那我们可就受了他的骗了。

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，以鲁迅、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，我平时的偏嗜，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。一经开选，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，东张西望，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；忍心割爱，痛加删削，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，从分量上说，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。

（节选自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·导言》，

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，1935。）

## 致周作人、钱玄同诸君信

陈独秀

启明、玄同、兼士、士远、幼渔诸先生：

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，殊难索解。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；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，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？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？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，似乎算不得什么；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，在欧洲是时常有的，在中国还是萌芽，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，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。私人的言论反对，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，似乎也谈不上什么“干涉”、“破坏”他们的自由，公等何以如此惊慌？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，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？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，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？公等真尊重自由么？请尊重弱者的自由，勿拿自由、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！

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日

（选自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，1922-04-07）

## 再致周作人先生信

陈独秀

启明先生：

接来示，使我们更不明白你们反对非基督教的行动是何种心事。反对非基督教的动因乃在宗教问题以外，真令人觉得奇异了。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，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，便是“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”；那末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，因为好像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、神鬼、孔教、军阀主义、复辟主义、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，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，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，这是“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”呢？先生们现在果主张基督教、神鬼、孔教、军阀主义、复辟主义、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思想都有不许人反对之自由吗？若是反对他，都是“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”吗？都是“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”吗？先生们反对我们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，算不算“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”呢？算不算是“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”呢？先生又说我们是多数强者压迫少数弱者，原来合乎真理与否，很难拿强弱多少数为标准，即以此为标准，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，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，是不是多数强者，这笔账恐怕先生们还未清算。因此我现在仍然要劝告先生们——我平生最敬爱的朋友：快来帮助我

们少数弱者，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！

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十一日

（选自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。1922-04-23）

## 致二弟

鲁 迅

—

(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)

二弟览：

十五所寄函已到。家事殊无善法，房子亦未有，且俟汝到京再议。《沙漠里之三梦》本拟写与李守常，然偶校原书，似问答中有两条未译，不知何故。此亦止能俟到京后写与尹默矣。

丸善之代金引换小包已到，计二包，均于今日取出。《欧洲文学之バリオドス》计十一本，所阙者为第十二本（The Later 19 センチュリー）。不知尚未出版，抑丸善偶无之，可就近问讯，或补买旧书。又书上写明每本 5s net，而丸善每本乃取四圆十五钱，亦相差太远，似可以质问之也。今将其账附上，又结算书一件亦附上，记汝曾言当亲向彼店清算也。

见上海告白，《新青年》二号已出，但我尚未取得，已函托爬翁矣。大学无甚事，新旧冲突事，已见于路透电，大有化为“世界的”之意。闻电文系节述世与禽男函文，断语则云：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，与从前之专任アルトス吐デント办事者不同云云。似颇“阿世”也。

博文馆所出《西洋文芸丛书》，有ズーデルマン所著之《罪》

一本，我想看看，汝回时如从汽船，则行李当不嫌略重，望买一本来。

此外无甚事，我当不必再寄信于东京。汝何时从东京出发，望定后函知也。

兄树 上四月十九日夜

安特来夫之《七死刑囚物语》日译本如尚可得，望买一本来，勿忘为要。二十日又及

汝前函言到上海后当与我一信，而此信至今未到也。

二十一日晨

## 二

(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)

二弟览：

昨得来信了。所要的书，当于便中带上。

母亲已愈。芳子殿今日上午已出院；土步君已断乳，竟亦不吵闹，此公亦一英雄也。ハゲ公昨请山本诊过，据云不像伤风（只是平常之咳），然念の为ヌ，明日再看一回便可，大约星期日当可复来山中矣。

近见《时报》告白，有邹岐之《周金文存》卷五六皆出版，又《广仓砖录》中下卷亦出版，然则《艺术丛编》盖当赋《关雎》之次章矣，以上二书，当于便中得之。

汝身体何如，为念，示及。我已译完《右卫门の最期》，但跋未作，蚊子乱咬，不易静落也。夏目物〔语〕决译《一夜》，《梦十夜》太长，其《永日物语》中或可选取，我以为《クレイグ先生》一篇尚可也。

电话已装好矣。其号为西局二八二六也。

兄树 六月卅日

### 三

(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)

二弟览：

Karásek 的《斯拉夫文学史》，将窠罗泼泥子街收入诗人中，竟于小说全不提，现在直译寄上，可修改酌用之，末尾说到“物语”，大约便包括小说在内者乎？这所谓“物语”，原是 *Erzählung*，不能译作小说，其意思只是“说话”“说说谈谈”，我想译作“叙述”，或“叙事”，似较好也。精神 (*Geist*) 似可译作“人物”。

《时事新报》有某君（忘其名）一文，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。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，曰冰心女士的《超人》，《月光》，叶圣陶的《低能儿》，许地山的《命命鸟》之类，这真教人不知所云，痛杀我辈者也。我本也想抗议，既而思之则“何必”，所以大约作罢耳。

大学编译处由我以信并印花送去，而彼但批云“不代转”云云，并不开封，看我如何的说，殊为不屈。我想直接寄究不妥。不妨暂时搁起，待后再说，因为以前之印花税亦未取，何必为“商贾”忙碌乎。然而“商贾”追索，大约仍向该处，该处倘再有信来，则我当大骂之耳。

我想汪公之诗，汝可略一动笔，由我寄还，以了一件事。由世界语译之波兰小说四篇，是否我收全而看过，便寄雁冰乎？信并什曼期小说已收到，与德文本略一校，则三种互有增损，而德译与世界语译相同之处较多，则某姑娘之不甚可靠确矣。德译者 S. Lopuszanski，名字如此难拼，为作者之同乡无疑，其对于